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NIUJIE YIGE CHENGSHI HUIZU
SHEQU DE BIANQIAN

良警宇 著

牛街：一个城市 回族社区的变迁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牛街：一个城市 回族社区的变迁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民族学与社会学博士文库



良警宇 著

牛街：一个城市 回族社区的变迁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良警宇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1108-175-X

I. 牛… II. 良… III. 回族—社区—研究—北京市
IV. 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1159 号

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

作 者	良警宇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
字 数	275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175-X/ D·7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研究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已出图书

- 《发音语音学》 罗安源 著
《语言人类学教程》 何俊芳 编著
《中国边疆政治学》 吴楚克 著
《明代大慈法王研究》 陈楠 著
《突厥语族文献学》 张铁山 著
《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 张公瑾 丁石庆 主编
《布依语基础教程》 王伟 周国炎 编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耿世民 著
《回顾与展望》 斯琴 编著
《景颇语基础教程》 戴庆厦 岳相昆 著
《仙岛语研究》 戴庆厦 丛铁华等著
《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宗教研究》 奇文瑛 著
《彝语基础教程》 朱文旭等编著
《彝语方言学》 朱文旭 著
《回族历史与文化暨民族学研究》 马启成 著
《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 蒙曼 著
《保护生物学研究》 孟秀祥等编著
《环境进化论》 李璇等编著
《仙仁土家语研究》 戴庆厦 田静著
《苗语与古汉语特殊语句比较研究》 张永祥 曹翠云 著
《汉藏语系量词研究》 李锦芳 主编 胡素华 副主编
《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彭 勇 著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 金炳镐 著
《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 张铁山 著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耿世民 著
《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 李鸿宾 著

中央民族大学“十五”“211工程”学术出版物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 理

副主任委员：郭卫平

委 员：王锺翰 施正一 牟钟鉴 戴庆厦 杨圣敏 文日焕
刘永佶 李魁正 朱雄全 宋才发 冯金朝 邓小飞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杨圣敏

副主任：张海洋

委 员：

邵献书 白振声 黄有福 徐万邦 包智明
王建民 王庆仁 陈长平 潘 蛟 丁 宏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总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 1952 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 世纪 90 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 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 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门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向，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 50 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 2000 年成立了“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编委会将不资助缺乏实证基础的、纯理论著作的出版。

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50 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前 言

牛街：一个普通而特别的地方

在历史悠久、蕴涵着深厚文化气息的古都北京城内，有一条叫做“牛街”的街道。从外表上看，这条街道并不起眼，与北京城内的一般街道没什么区别。街道两旁一样的白墙灰瓦、店铺门面、生意招牌；街面上一样是人流车流，往来穿梭。在平常的日子里，当一个对它一无所知的人，不经意地路过这里时，他可能会看到这里一些临街的门脸上悬挂和张贴着“清真”字样的招牌，以及用阿拉伯文书写的“经字都阿”^①，也间或会看到有些头上戴着小白帽的人徜徉在人流之中，但这种“清真”标志在北京城的其他地方也会见到，因此他可能感觉不到这条街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当他走到街道的中央，看到紧临路边，被围在绿色铁栅栏后面三间并不突出、并不巍峨高耸的坐东朝西、朱漆彩画的木质牌坊，和从牌坊后面的一排灰墙中显露出的，以黄色和绿色琉璃瓦覆顶的双层飞檐六角形亭式楼阁，以及这座亭阁后面被掩映在绿松中的看不到内容的层层叠叠的灰瓦屋顶时，他可能会意识到，这组外观上呈现出中国宫殿式风格的建筑群是一座寺庙。但在北京这一有着无数名胜古迹的历史文化名城中，说到雄

^① 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横匾，上面所刻写的内容多为赞颂真主、穆罕默德圣人的祝词。铜制、木制和纸印的都有。现在则还有由伊斯兰教协会统一制作的铁制搪瓷的“都阿”。

伟庄严有天安门，说到金碧辉煌有故宫，说到香火缭绕、香客盈门，人们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雍和宫、白塔寺游人如织的景象。而这座寺院却是这样的寂静，它默默独立于交通拥挤的牛街一侧，正面的朱漆木栅大门常年紧闭，静静地与街面上的车鸣人喧相对。对于一个初次来到牛街的人而言，这里的一切实在是太常见，太普通了。

但如果他愿意在这儿多停留一段时间，他会发现，这条街也有它的特别之处。每天，从太阳升起之前，到太阳落山之后，在五个固定的时间，总会有一些带圆帽的人从这座寺院的一个不大的侧门陆续涌进涌出。他们说的是汉语，地道的北京话，但却夹杂着许多一般北京人听不明白的言辞。当看到这样一群服饰、言语有特殊之处的人们时，他可能才会意识到这座寺院、这条街其实有它独特的内容。

如果人们在一年中几个特别的日子来到这里，他会产生什么感觉？可能会是惊讶甚至震撼。当他在每年的伊历 11 月底^①来到这里，他会发现这里突然出现了许多外地人，他们操着南方话、北方话，头上披着五彩的盖头，戴着各色的圆帽，一群群、一批批涌向这座寺院，这是一群即将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他们把这座古寺作为远行前的聚集之地，作为跨出国门，万里征程，履行天命，完成自己一生的宗教功课，完善毕生的宗教品行，获得“哈吉”尊称的出发之地。在这里，迎送哈吉的那种盛大热烈的场面，成为北京城内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在开

① 朝觐为伊斯兰教五项宗教功课之一，即穆斯林朝觐麦加克尔白天房的一系列宗教礼仪活动。每个穆斯林在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和交通便利的情况下，一生至少赴麦加朝觐一次。完成朝觐功课者，可获“哈吉”（阿拉伯语“朝觐者”的音译）称号。穆斯林朝觐的时间是伊斯兰教历（希吉来历）的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2 日。

斋节和古尔邦节^①，平时寂静的礼拜寺内则突然会聚集上千人，他们面向西方，集体跪拜，齐颂赞主赞圣之词，悠扬的诵经之声，回响、升腾在青松之间，天宇之中。那种场面和气氛，给人一种惊讶和感动。

这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牛街，一个普通而又特别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是一群平常而又特别的人们。

初 识 牛 街

我第一次到牛街是在 1988 年，我从山东到北京上大学的第二年。那是一个初夏的日子。因为开斋节是被政府承认的中国 10 个穆斯林民族的民族节日，按照民族政策，在这一天，所有穆斯林民族的学生、工作人员可以放假一天。于是几个同班回族同学相约一起到牛街去看开斋节礼拜仪式。到北京不久，我就听说了牛街，说那里是北京城内最大的一个回民聚居区，那里的回民很“教门”^②，伊斯兰文化和生活气息浓郁，有一座很大的、著名的清真寺，是回民的宗教活动中心。

久违近 10 年之后，为了进行调查，我第二次来到牛街。那是 1997 年 8 月 20 日下午 5 点钟左右，我与两位伙伴骑上自行车向牛街的方向行去。一路上我尽力回忆着这条街曾给过我的印象，想像着它现今的模样。

为了这次调查，我一直闭门造车，计划、提纲写了不少，书

^① 开斋节是阿拉伯语“尔图·菲图尔”的意译。穆斯林每年教历 9 月履行一个月斋功，斋戒结束后的 10 月 1 日为开斋节，主要活动是“会礼”，即会集于清真寺礼拜真主。古尔邦是阿拉伯语“献牲”的音译，因此古尔邦节又叫宰牲节，在教历的 12 月 10 日举行。这一天的活动内容除了会礼外，还宰牛、羊、骆驼等互赠亲友。

^② 信守伊斯兰教。

借了不少，也接触了一些了解牛街情况的知情者，但却一直未再去看一看。记得9年前自己和同学去牛街礼拜寺看开斋节庆祝典礼，因为不懂规矩，穿着短裙，被门口的一位回族大妈阻拦在清真寺的大门外，眼看着别的同学都可以进到清真寺，而我只能在寺外徘徊时，这位大妈听说我从白石桥赶过来，而且是第一次来，就热心地拿自己的一条灰白色裤子借我换下裙子。我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条老人穿用的肥大的免裆裤穿在我的身上是否合适，只是很高兴可以进到其中一睹礼拜寺的内貌。如今又要接触这个社区了，我还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呢？对此我忐忑不安，唯恐行为不周，冒犯了别人，也不能使自己的调查顺利进行。

在确定这个选题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地区已被纳入了北京市城市危房改造计划，危改意味着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将搬迁，这条老街的面貌将会改变，我的调查计划可能搁浅。知道这消息后，我有些着急，想尽快进入这一社区，看看是否能继续自己的计划。特别是看到《北京青年报》上登载的一条消息，主题是说牛街的一名下岗女工努力开创就业门路之事，但是里面提到了危改。于是在我的想像中，牛街现在正是一派家家户户大搬家的景象。

在路上，同行的小杜说起老北京的风俗，问我是否爱喝豆汁，我以为是豆浆，回答说还可以。他说，老北京人有个说法，就是不会喝豆汁，就不能算作老北京。我心中纳闷，怎么会说得这么严重呢？豆浆有什么不会喝的。他说牛街人恐怕要算作老北京人了，他们很会喝豆汁。我猜想，同行的两位因为工作的缘故到过牛街，可能对牛街有些感受，了解这里人们的一些生活习俗。但直到后来真正进入牛街后，我才真正明白他话中的含义，原来我根本没搞清豆浆与豆汁的区别（在我的家乡，豆浆就叫做豆汁，我一直以为它们是同一种东西）。豆汁的确不是所有人都能喝或都会喝的。

七拐八拐，我们三人终于来到了牛街北口。

刚到街口，正巧碰到两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子停下来，一个人欲骑车进牛街，另一人则说道：这条街不好走，太挤，换条路走吧。他的话突然让我想起，前段时间走访某政府机构时，他们说起，牛街的人口密度极大，街道狭窄，交通拥挤，因此危改势在必行之类的介绍。

从牛街北口向南看去，最先看到的是不远处竖悬在一个高台阶上的小店的招牌——“牛街豆汁店”，这时我想起了小杜刚才关于豆汁的说法，心中暗想，在街道入口的最显眼处有这样一个专门的豆汁店，是否在暗示着这一地区的老北京的生活传统浓郁而又有市场呢？走到近前，我才发现，这家豆汁店并不是我想像中的卖熟豆汁以及一些配套小吃的小餐馆，而只是一家以卖半成品为主的副食小店，所卖的有炸好的焦圈，以及只做成半成品的青豆、麻豆腐和奶白色的生豆汁。这些东西都被用塑料袋分装成一袋一袋的，放在高台阶的边沿上。不时有人驻足于此，买上一袋麻豆腐、青豆，或是豆汁，付钱后拎上即走。我很纳闷，在傍晚，人们买豆汁（豆浆）是为了明天早上食用？或是这里的人习惯于晚餐来上一碗豆汁（豆浆）？此时，我还是未将豆汁和豆浆分别开来。

对照着已从文献中获得的关于牛街的知识 and 想像，我开始从外观来比照和认识牛街。

站在牛街北口，很容易发现，这条街从北往南，地势缓缓高起，只能容纳两辆汽车并排行走的马路两边（后来得知是7.2米宽），东面商店的台阶，与路面差不多平，而西面商店则都建在高台阶上。这让我想起在文献中曾经看到的，关于牛街曾因地势高耸，而被称作“冈儿上”的名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改造建设，装饰着各种招牌、门脸的街面烘托出城市的氛围，当年“冈儿上”的乡村景象还是很容易透过这没有改变的地势被想像出来。

在我的想像中，牛街此时应是餐馆中拥挤不堪，街面的饮食摊点热气腾腾这样一派热闹景象。因为大家都说牛街人从事餐饮业的，各种清真小吃颇有名气，现在又是晚饭时间，但是眼前所见，却是餐饮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不见豪华亮丽的门脸，却使我想起了记忆中童年所居住过的街道，和那些像牛街街道两旁一样的一条一条弯曲错综的小胡同。没有高楼，没有亮丽的招牌，一例是平房，不高的院门，和散坐在门前的看着人来人往的老人。此时，北京的酷暑季节正在离去，闲来无事的老人可能是在继续着夏天的纳凉，这还是一幅自己熟悉的童年时期所常见的街道画面。

走到街道的中间，看到了静静地挤在路东的牛街礼拜寺。对面的影壁灰面、无光，人们在礼拜寺和影壁间匆匆而过，除了我们，没有什么人驻足观看。

顺着开始缓缓落下的地势继续南行，沿路并没有看到拆迁的迹象。心里正纳闷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牛街南口，突然看到西边有一杂货小摊，其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不十分突出的字：因拆迁甩卖。小杜向我们招呼道：这是拆迁的地方。我们三个人是因为从报纸上看到拆迁的消息后，赶紧跑来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拆迁进行的情况。这时小杜跟一位看上去 30 多岁的妇女搭上了话。这人身着一件宽大的及膝长衫，长衫上缀满了淡粉色的细碎花瓣，长衫下是宽腿的碎花白裤，身形富态，一脸和气，大眼睛，我猜想她可能是回族。小杜向她打听拆迁之事，她很热情，说这边已出了回民区，自己对拆迁的事也不清楚，最初还是从报纸上知道有拆迁的消息。因为住房很紧张，自己希望早日拆迁，曾被组织登记过一次，说是拆迁要从第四季度开始。

我们见问不出什么，就开始钻胡同。这儿的胡同果然是纵横交错的，七拐八拐，我就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走的胡同都不宽，宽的也不过一米多些，窄的两个人并排走就有困难了，以至

于有的地方走着走着，就搞不清楚，所走的胡同应该算是公共通路呢，还是已经走到人家院落独走的小道上了？胡同的路面都比较干净，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院落的门口乘凉，我们三个骑自行车的人走进这些小胡同，仿佛打破了别人宁静祥和的气氛。他们毫不躲避地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们，我们倒成了他们注意打量的对象，竟然把我看得有些不自在。

我注意到，在许多人家院门的门楣下方或靠墙的门柱上，贴着一个长方形的红纸条，上面写着：院负责人：###。我觉得很新鲜（后来得知，因为每个院落都住了很多户人家，居委会为了管理之便，就让每个院落推选一户负责人，由负责人传达或督促本院的家户执行政府或居委会安排下来的指示或事情）。

我还注意到，在每个院落的门前，都很显眼地摆放着一个装有垃圾的垃圾桶，或是一个垃圾盆，一个垃圾袋。这跟我童年时所住过的街道有相似之处。我想，这可能是目前平房住户们都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废物处理是生活中的一大内容（后来，我才得知，住户们被要求每天在统一的时间把自己的生活垃圾摆放在门口，由街道安排的保洁人员定时收走。为此，街道办事处特组织了一个保洁队，每年街道为此还要支付一大笔环境保洁费用。我也因此找到了胡同的地面上总是显得比较干净的原因）。

小杜建议我们到春风小区去看看。他说，那是个模范小区，已经危改完了的。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矗立在平房中间的几组五层高的楼群。我们走进一组由铁栏杆围起的楼房中间。由于铁栏杆的共同作用，两排楼房组成了一个大院落，两排楼中间建有供人休息的微型花园，周围空空荡荡，不似我们刚走过的胡同那么有生活气息。看到一个老太太独坐在一个单元的楼门口，就上前搭讪。老太太说话有山东口音，言在此居住已40余年。春风小区建起有五六年的时间，当年拆迁时，自己在外租房住了两年。分给的新房面积没有增加，两居室，月租52元。自己是

汉族，有六个儿女，都已各自成家，不与自己一起居住。因为长期住在回民区，现在吃饭都随回民了，吃牛羊肉。自己呆在房里没事，到楼下来坐坐。

看到老太太一个人孤坐在两座楼中间，我想，要不是我们三个跟她攀谈，今天会有人跟她答话吗？尤其是对一个儿女们都已经离开自己的老人而言。我感觉她可要比住在小巷中的那些人们孤单多了。也许对某些人而言，生活永远是在两难中选择。

初访牛街，竟然是在与一位独坐在已住进新楼的老人的对话中结束，我似乎有些怅然。这既亲切又陌生的社区，既让我回忆起我曾熟悉的街坊邻里，乡里乡亲的感觉，又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奈和忧郁，两种情绪同时在心头上升。我想人可能就是永远这么矛盾，人们生活 and 怀恋在某种状态中，又似乎在努力地从这种状态中挣脱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过于主观的感受，也许这些感受有些多余，就像一位作家曾经写过的那样：

正午的街头，看孤独无助的老人倚在墙角晒太阳，就那么一动不动，相互间也不说一句话，常觉得老人的可怜，便常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曼律舞》中那一对将年轻时跳的宫廷舞舞毕之后相拥而泣的老人。其实，饱经沧桑、演尽春秋的老人此刻也正在看我，觉得我十分可笑。老人心境苍凉，却往往不需要可怜、同情。但理解实在是用得滥的一个词。因此，我常不敢看老人那一张皱纹纵横的脸，尤其是一双浑浊其实老辣的眼睛。

——肖复兴：“都市的老人”^①

^① 肖复兴著：《都市走笔》，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